

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

21SHIJI
ZHONGGUO
WENXUE
DAXI
2005NIAN
DUANPIAN
XIAOSHUO

2005年
短篇小说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2005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21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2005年
短篇小说

● 21SHIJI
● ZHONGGUO
● WENXUE
● DAXI
● 2005NIAN
● DUANPIAN
● XIAOSHUO

主编 / 韩忠良 本卷主编 / 李敬泽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© 韩忠良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5年短篇小说 / 韩忠良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
(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)

ISBN 7-5313-2995-6

I. 2… II. 韩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6424号

2005 年短篇小说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白 光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8mm × 210mm

字数 265 千字

印张 9.75 插页 2

印数 1—8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25872814-2050

断想，信不信的故事

——《2005 年短篇小说》序

李敬泽

1. 悲恸的母亲

母亲驾着残破的船离去——回乡（《西瓜船》），然后，母亲在荒野独自哭嚎（《煤》），她们的儿子死了，儿子以死遗弃了母亲。

儿子死在小城镇，死在煤矿，死在远方，死在陌生人中间，死于遗忘，死于寂静。

2. 然后，变成一条狗

死者重来，变成一条狗（《老正是条狗》）。没有人相信，但我们试着相信：他变成了一条狗。

他将依然艰难地活着，将老去，将死。

3. 虚无及抵抗虚无

死是唯一森严之事。一个人的死令另一个人躲闪不及（《小径分岔的死亡》）。

他在躲什么？躲随死而来的庞大意义，庞大肥胖，以气喘吁吁的体积填充一切空间，不再有虚无，不再有对虚无的抵抗。

然而他知道他无力抵抗，他必须切断与死的关联，必须假定一切都不会死，不会面临限度，他最终要此岸达成一致。

但他不能抑制他的惶恐，因为他向彼岸看了一眼，转移目光已经来不及。

4.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

在此岸，人想象幸福、求幸福，但人不知何为幸福，不信幸福；人失去了被讲述的品质，不再是故事中人，不再是点着火把寻求方向的人，不再是力求所信的人。

在一个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”世界上，故事不可能。

5. 别无目的

于是，没有任何故事，午夜的广场上，两个人狂舞（《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》）。

他们不是恋人，不是演员，不是……

他们是恋人，是演员，是……

他们是两个在不知是或不是中疯狂行动的人。

行动即是目的。

除此没有别的目的。

6. 醉与机械与星空

同时，有人喝醉了（《谁能在午夜梦见星星》）。

醉是自由吗？是精神解除肉体的束缚吗？

但也可能——醉是肉体从精神的支配下脱逃，肉体成为物、成为机械。

醉是出丑的欲望，是人成为非人。

在午夜，无数人执意要醉。

在最后的时刻，他们看到星星在遥远的天边闪耀。

7. 一颗星

星空不属于我们，我们只拥有灯。但我们必须相信，这世上有人拥有一颗星，藏在暗淡的生命内部，光芒不灭。

比如这个老人（《一生世》）。

8. 信

另外一个老人（《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》），我们也必须信他，因为这涉及人是否值得活着。

但我们会信他吗？他真的将他的光分给了我们？他赎了我们的罪吗？

或者，他是个失败者，是弱者，他的所有教训就是，不能像他那样活和死？

或者他根本不可信？

信，这是根本问题，是我们时代的叙述者的根本困难。

9. 献祭的羔羊

我们的信就是“不信”，一个孩子成为我们“不信”的激情的牺牲——一个羔羊（《发现小偷》）。

人在信时可能疯狂，但在我们这群人中，疯狂地“不信”。

10. 因不信而叙述

“不信”成为叙述的基本动力。或者说，叙述，因为“不信”。

于是，狗熊死于远方（《狗熊》）。

11. 叙述的幸福

但也有熊活着，被叙述（《轮回的熊》）。

——这是濒于失传的叙述，叙述者是幸福的，他信他说的每一个字，他信他的每个字都对应着世界的一种奥秘。

这是想象力的源泉：天真——像天一样大的真。

另一端是：世故。世事如故，是无限的重复，是早已参透的棋局，是绝对真的假。

12. 是真的吗？

所以，那可怜的男人向每个人问：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（《搞错了》）

无人能够回答。

问到天涯海角，无人回答人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什么曾被想过，什么曾被说出，什么说出的曾被想过，什么想过的永远无

法说出。

且“到三江喝茶”。

13. 巴别塔

由“不信”出发，艰难地向“信”去。

看见“彩虹”，有福了。无福的，便折断了腿（《创可贴》）。

这条路上，时间是我们的敌人，空间是我们的敌人，甚至语言也是我们的敌人。

——语言是废弃的巴别塔。

14. 记住什么？

于是，我们只信“活着”，俄国人说，“活着，可是要记住”，我们无可记，因为我们不信。

于是，我们成为碉堡，坚固孤绝，战旗飘扬，看邻人的垃圾何时将它淹没（《二弟的碉堡》）。

15. 特例

在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偏远的心还信着和记着（《颜色》），他信在废墟中、在邻人的垃圾中，有些事物将被记住。

因记住而存在？

记住，或为了记住的讲述是通向信的道路。

16. 解决了吗？

母亲死了（《解决》）。死于乡村，死于家，死于亲人中间，死于回忆，死于喜乐。

死，即是生，生是死的延续，死是对生的模仿。

要活着，所以我们把死想象成活着。

所以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。即使是死。

——这就是我们，浩大喜乐的我们。

但解决了吗？是真的吗？

目 录

001/断想,信不信的故事

——《2005 年短篇小说》序

李敬泽

001/西瓜船

苏 童

027/发现小偷

李 浩

043/二弟的碉堡

杨 遥

054/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

界 愚

073/小径分岔的死亡

鲁 敏

098/创可贴

荆永鸣

113/颜色

石舒清

126/彩虹

毕飞宇

137/轮回的熊

范 稳

146/一生世

麦 家

163/解决

乔 叶

186/煤

杨 栗

200/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

范小青

212/狗熊

李 洱

236/到三江喝茶

严 敬

253/搞错了

戴 来

263/谁能在午夜梦见星星

巴音博罗

277/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

徐 坤

295/老正是条狗

叶 动

西瓜船

苏 童

西瓜船大多来自松坑一带，河边住惯的人都认得出松坑的船，它们比绍兴人的乌篷船来得大，也要修长一些，木头的船体，下面临近水线的船板上包着白铁皮，船篷尤其特别，不是用油毡篷布做的，是一种用麦秆密密实实编结的席了，随意地架在四根木棍上，看上去像闹地震时候街上的防震棚。

每逢七月大暑，炎热的天气做了西瓜的广告，城北一带的人们会选一个清闲的黄昏，推上自行车，带着麻袋或者尼龙网兜到铁心桥去买西瓜。松坑来的西瓜船总是停在铁心桥桥堍下。七月第一批西瓜船从酒厂码头那里密集的船只中冲出来的时候，就有眼尖嘴馋的孩子从临河的窗子里看见了，跺着脚对大人喊，西瓜船来了，快去买西瓜！更有傻子光春这样的多事者，他们在岸上领着船往铁心桥那里奔，一边奔一边喊，西瓜船来了，西瓜来了！

年年都有西瓜船从松坑一带过来，船多船少而已。连小孩子都能一眼认出西瓜船，顶着那么个麦秆席子，船头上垒了简易的行灶，晨昏时分炊烟照样升起，看上去不像船队，倒像一组违章建筑的棚屋，盖到水上去了。

卖瓜的是老老少少的松坑男人。乡下的男人谁不勤快呢，可是到了铁心桥下他们就显出一种令人疑惑的懒散来，没客人的时候他们不是聚在一起打扑克，就是窝在西瓜堆里打瞌睡，有人跳到船上来，马上就醒了，从船篷里慢慢地钻出来。他们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和灰色蓝色的长裤，不习惯用皮带，裤子用蓝色的布带牢牢地束住，年纪大点的不注重仪表，常常歪敞着裤门，露出里面的花裤头的颜色。他们都带了鞋子，大多是解放鞋、雨鞋、布鞋，也有小青年置了皮鞋，却一律扔在舱里，打着赤脚。总体上来说他们穿得比街上的人多，却显得衣衫不整。他们在铁心桥下卖了好多年西瓜了，有的年年出来，街上的人能熟络地喊出他们的名字，上了船和松坑人拍肩膀打屁股的，多半是为省下几个钱笼络人心。有的人还从冷饮店里买了四分钱的赤豆棒冰带上船呢。对于香椿树街人有所图谋的热情，卖瓜人嘴里应着，脸上堆着笑，但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精明的防患于未然的光，说，赶紧挑几只回去吧，今年雨水多，瓜地里收成不好，就这么几船瓜，过两天就空船回去啦。

船上没有磅秤，用的是老式的大吊秤，遇到大宗的生意，要两个人用扁担把西瓜筐抬起来过秤，人手不够，别的船上的人就跳过来帮忙了。在船体的摇晃中，讨价还价的声音有时像激烈的口角，有时则像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一样各抒己见，最后你让一步，我退一步，达成统一。就这样，一只只松坑西瓜离开西瓜船各奔东西，其中一只投奔到了陈素珍的篮子里去了。

陈素珍买瓜是一只一只买的，差不多隔一天买一只，挑拣讲价都极其认真，松坑人拍了胸脯包熟包甜才肯掏钱。从七月买到八月，到了八月，眼看松坑来的西瓜船渐渐空了舱，陈素珍想想儿子寿来那么喜欢吃西瓜，就有点抢购的想法了，一天买一只，挑得也不仔细了。松坑西瓜外表都是浑圆硕大的，也看不出哪只西瓜隐藏了不安定因素，陈素珍万万没想到那天她歪着肩膀把一只大西瓜提回家，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提回去的是一篮子的祸害。

事情过去好多年，谁也不记得陈素珍买瓜的细节了，只记得她买到了一只很大却没有成熟的白瓢瓜。这样的瓜再常见不过，不好吃，但确实是西瓜。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，容易解决，要不你就胸怀大一点，只当是吃萝卜把西瓜吃了，不怕麻烦的话就把西瓜带到铁心桥去，买了白瓢的，松坑来的西瓜船通常是允许换瓜的。

陈素珍选择的是换瓜。她准备去换瓜时还惦记着另外一些家务事，香椿树街有好多忙碌又能干的妇女，恨不得一只手做两件事的，陈素珍就是那样的人。她的篮子里已经装满了酱油瓶黄酒瓶，突然又去拿了一块布料，准备带到裁缝店里去做睡裤。她嫌篮子分量重，就把那半只白瓢瓜拿出来了，空口无凭是常识，陈素珍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她小心地用勺子挖了一块瓜瓢，包在油纸里，作为换瓜的证据。

陈素珍挽着篮子来到铁心桥下，看见三条西瓜船走了两条，只剩下福三的船了。说起来也不巧，她过去都是在福三的船上买瓜的，这次看见另外一条船上人多，就凑热闹上了张老头那条船，没想到相隔一天，张老头和他的船竟然就不见了。陈素珍不相信那一堆西瓜能在一天内卖光，她猜测还是剩下的瓜不好，卖不掉了，船上的一老一少便把船摇去别的地方卖。陈素珍站在桥堍下，手里摸到油纸包里的那堆瓜瓢，忽然对松坑人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，心里有恨嘴上就骂出来了，什么包熟包甜，乡下人，总是要骗人的！

她看见福三的船上只剩下福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小青年不知去哪儿了。陈素珍不知道福三的名字怎么写，叫是叫得出来的。她印象中福三是松坑人中最不爱说话的一个，不爱说话的人要么是最憨厚的人，要么就是最精明的人，陈素珍吃不准福三是哪一种人。她向福三的船走过去，准备对另外那条船上的人谴责一番，让福三听听，他转达不转达就随便了。还有松坑西瓜的品质，陈素珍觉得她也有义务代表香椿树街的人提出警告，如果明

年还有那么多白瓢瓜，你们就别运到这儿来卖了，那样的西瓜，你们还不如留在松坑喂猪呢。陈素珍原来没想拿福三怎么样的，只是到了西瓜船边，看见福三那张黑瘦的脸从舱里升起来，福三的手里正抱着一只红瓢的西瓜，她脑子里忽然就闪出一个念头，并且先发制人地喊起来，福三福三，我买了你多少年西瓜了，你怎么给了我一个白瓢瓜呀？

福三当时在吃瓜，他大概是刚刚睡醒过来的，脸膛上压着清晰的草席的纹路。陈素珍跳到他面前说，你自己吃的瓜那么好，怎么给我一个白瓢的呀？

福三看看陈素珍的篮子，里面有酱油瓶黄酒瓶，一堆湿漉漉的腌菜，还有一个油纸包，他揪了一条腌菜塞在嘴里嚼着，向陈素珍笑了笑，不说话。

陈素珍说，福三你不够意思，给我一个白瓢瓜。

福三转过头，把嘴里的腌菜吐到河里去了，说，酸的，不好吃。他向陈素珍看了一眼，还是不说话。

陈素珍说，福三你是哑巴呀？好好，你不表态就不表态吧，我也不需要你表态，动手就行，去舱里给我抱个好瓜来。

福三这时吃完了西瓜，他吃剩下的瓜皮一块块的呈三角形形状，像是切出来的。陈素珍看着他把瓜皮一块块晾到船篷上去了。

晾干了吃吧？陈素珍问道，你们腌了吃还是炒了吃的？

福三说，腌了吃，炒它还要用油。然后他回头问，那白瓢瓜呢？你不把瓜带来，我怎么换？

陈素珍就把那个油纸包打开来，说，我拿不动瓜，好大一只瓜，八斤三两的，我把瓜瓢拿来了，反正你一看瓜瓢就知道了，让人怎么吃？

福三盯着陈素珍手里的油纸包看，看看瓜瓢又看看她的脸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说，没见过你这样精明过头的人，拿一块瓜瓢来换瓜！

陈素珍让他笑得有点慌乱，说，一样的，有个证据就行了嘛。我在你船上买了这么多年西瓜了，这点后门不能开呀？

福三还是笑着，但笑容已经没有了善意，是冷笑了。你要是买了一只鸡不好，就拔根鸡毛来换鸡？他说，你这个女人，把乡下人都当傻子了，你们街上人多，人再多也记得住，你今年在哪条船上买的瓜？以为我不记得？换就换了，你还拿个纸包来换瓜，亏你想得出来，天下的便宜都让你占了！

陈素珍尴尬极了。她万万没想到福三会来欲擒故纵的这一手，让她意外的不仅是福三的清醒，还有自己对人的错误判断，人不可貌相，她看错福三了。我看错你啦，福三！陈素珍讪讪一笑，说，好你个福三，长了一副老实人模样，没想到这么精明的。陈素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，伤了自尊就赌气，她把油纸包朝水里一扔，说，不换就不换，算我倒霉好了，你们乡下人呀，总要骗人的。

陈素珍两手空空下了西瓜船，光是讨到个嘴上的便宜，结果篮子也忘了拿，是福三在船上用撑篙把篮子挑给她的。福三一边挑着篮子，一边批评了陈素珍带有歧视的观点，大姐你不该这么说话，乡下人怎么了，没有乡下人，你们天天吃空气去。陈素珍在岸上接过篮子，说，我没骂乡下人，谁把白瓢瓜拿出来骗人我骂谁。福三在船上说，不是我们要骗人，是今年雨水多，瓜都不怎么好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陈素珍在气头上，抢白道，瓜不好还把船摇到这儿来卖？留在家里喂猪去。明年再来，看谁还上你们的当？

事情到这里应该画上句号的。以香椿树街人对寿来的母亲陈素珍的了解，西瓜换到了是好事，换不到也就算了，陈素珍是个要脸面的人，体质也不是很好，才不会为了一只西瓜不依不饶地往铁心桥那里奔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陈素珍买瓜主要是为儿子寿来买的，西瓜的主体是寿来用勺子挖着吃的，边缘部分归陈素珍，所以能不能自认倒霉，陈素珍一个人说了不算，还要

看陈素珍的儿子寿来的态度。

寿来那年十七岁。大家都还记得十七岁的寿来在街上走路时皱着眉头斜着眼睛的样子。那样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的表情，但谁敢去迫害寿来呢？是寿来在迫害其他的男孩，还有一些无辜的动物。他当时已经杀过猫杀过狗，还没有杀过人，有人说他迟早要杀一个人的，此为马后炮，暂且不谈。寿来那天回家，照例看见桌上的半只切好的西瓜，浸在水盆里，他注意到瓜瓤是白的，挖了一块塞到嘴里，就吼起来，怎么是白瓤的啊？这是西瓜还是冬瓜？

我去换过的，张老头的船走了，你将就吃吧，就当吃冬瓜！陈素珍在厨房里忙着，她说，那福三不肯换给我，别看他样子老实，人精明得像鬼似的，我就是把一只瓜都带过去，他也不一定换的，松坑的乡下人，都不肯吃亏的。陈素珍在厨房里怏怏地说着话，声音带着一种明显的受挫后的怨气。陈素珍从不向儿子倾诉心中的冤屈，因为儿子从来不听她的。陈素珍习惯了在厨房里自言自语，一顿饭做好，唠叨结束，心中对一切的不满便也排遣得差不多了。她万万没有料到她教儿子怎么做人，儿子不听，她唠叨勤俭节约的好处，儿子不听，她对松坑来的西瓜船的批评，事关一只西瓜，外面的寿来却都听进去了。寿来抱着半只西瓜冲出去，陈素珍并不知道，她只听见儿子在外面骂了一句脏话。陈素珍后来告诉邻居，她在厨房里用腌菜炒毛豆，一点都不知道寿来抱着半只瓜出去了，就是这么炒一个菜的工夫，她把腌菜炒毛豆盛到碗里的时候，一颗毛豆莫名其妙蹦到地上，然后就有个邻居男孩奔进来说，不好了，寿来在西瓜船上捅了一个松坑人！

陈素珍再次去铁心桥的时候是一路奔去的，由于体质的关系，她奔跑一段要蹲下来歇口气，蹲下来浪费时间，她心有不甘，就用什么东西啪啪地敲打路面来撒气。我们好多人还记得她手里那把小小的铁器，不是什么别的稀罕东西，是一把炒菜铲子。

关于福三的死，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机厂的王德基，他推着自行车从铁心桥走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寿来像一只惊惶的兔子一样冲上桥，王德基和他的自行车无意中挡了他的道，寿来推了他一下，说，闪开！孩子们怕寿来，王德基他不怕，正要骂人，觉得肩膀那里怎么湿乎乎的，一看，是血。王德基知道不好，他大叫一声，寿来你给我站住！

寿来不理他，只顾向桥下狂奔而去，他穿着一双塑料拖鞋，倒像踩了风火轮一样，跑得飞快。

寿来你捅人啦？王德基在桥顶上喊道，捅了人才这么跑！

寿来不理王德基，一眨眼他就跑到桥下面了，站在那里向上拉了拉田径裤，对着桥顶上的王德基说，他先动手的！说完他在石阶上抹了抹手，抹完手又跑，一眨眼就在香椿树街上消失了。

王德基顺着那摊血迹往桥那面走，嘴里说道，看来是捅人了，这么多血！他一下桥就看见那个福三手里提着一把西瓜刀，摇摇晃晃地从西瓜船那里走过来，旁边尾随着一群尖叫的妇女和骚动的小孩子。

那个西瓜船上的福三，他拖曳着一条血线走过来，走到公共厕所的墙边走不动了，弯下腰，脑袋顶在墙上，眼睛却愤怒地瞪着王德基。

是你呀？你不是卖瓜的福三吗？王德基胆子大，迎着那个血人走过去。福三浑身是血，倚在厕所的墙上，身体已经抖得很厉害了，一只手努力地举着那把西瓜刀。王德基说，你拿着刀干什么？福三说，给小良。王德基说，给小良干什么？去捅寿来呀？福三先摇头，然后又点头，他瞪大眼睛注视着王德基，手里仍然举着西瓜刀。王德基突然明白他是在向他求救，他要让他拿着那把西瓜刀。王德基就摇头，说，我不能拿刀，我怎么能帮你去捅寿来？现在顾不上那些了，我把你送到医院去。

王德基是热心人，他起初要用自行车驮着福三，但福三对着